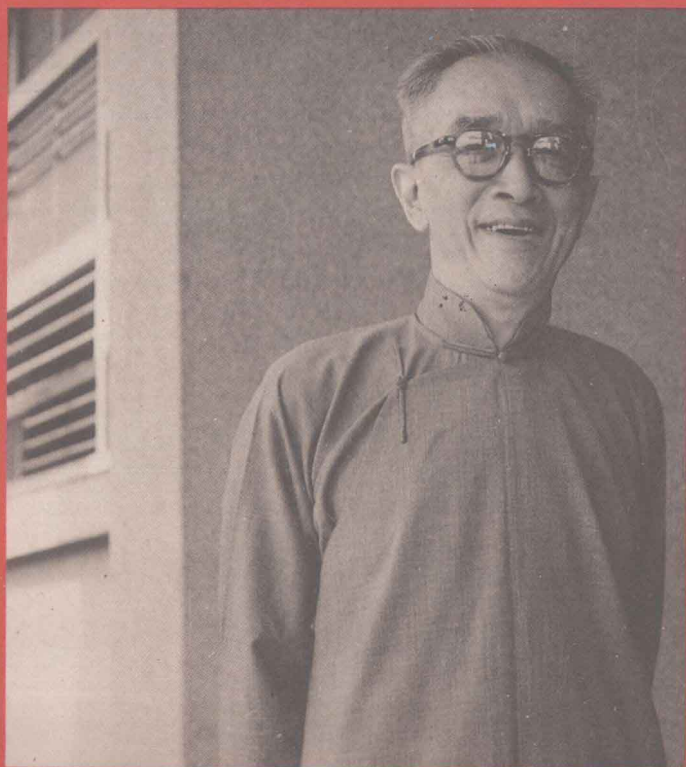


胡適作品集 32

戴東原的哲學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胡適作品集
32

戴東原的哲學

胡適作品集③②

戴東原的哲學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總經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8樓2室 電話／394-3393

內文印刷／

優文印刷廠・臺北市汕頭街54巷42弄55號 電話／306-3473

封面印製／

萬興印刷製版公司・中市景新街140-4號1樓 電話／249-1836

1986年7月1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H.K.\$25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總經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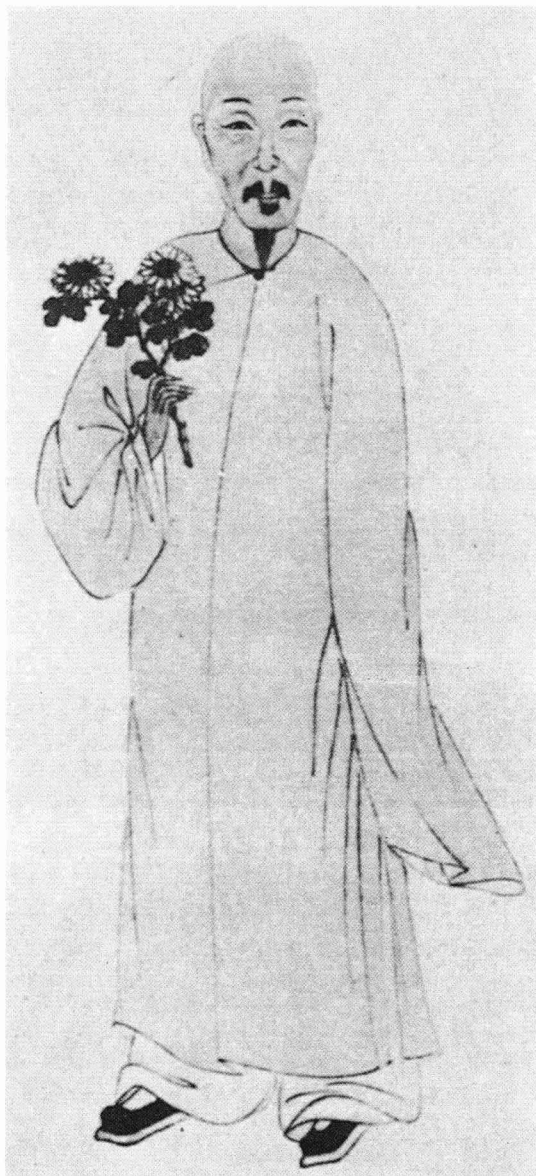
清代的大哲學家：戴震

戴震(1724~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他反對宋儒的理學，認為程、朱「詳於論敬而略於論學」；可是他又認為考據名物訓詁不是最後的目的，只是一種「明道」的方法。他既是個學問家，也是個思想家。



戴震的大弟子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是戴東原的大弟子，曾經為戴氏做〈年譜〉；但是段玉裁只學會了他的音韻考證之學，卻不能欣賞戴東原的哲學思想。



迭興文字獄的雍正帝

清世宗胤禛(1678~1735),年號雍正。戴震生於滿清全盛之時,親見雍正帝以「理」字來興慘酷的大獄;因為他體會理學的末流竟致如此,所以他的反動最激烈,他的抗議最悲憤。



崇信宋儒不滿戴學的姚鼐

姚鼐 (1732~1815) 是清朝的古文名家；曾從戴震受學，稱他為「夫子」，戴震不受，說：「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可是，姚鼐崇信宋儒，不滿意戴學，後來成為排擊考據學的人。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即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

論；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

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丁酉
在都

新正接到上年月

手翰并六書音均表三部銀四十兩謝知仍署富順政
事餘暇無他嗜好孜於古遺經及小學誠感盛
事也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詎非求之六經孔孟
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宗
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
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
之源在是孟子闢楊墨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詰
告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兩稱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皆承生於其心害於事害於政夫仁義何以禍
斯民觀近儒之言理吾不知斯民之受其禍之所終
極矣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膝理而析之也曰天
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間也
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子繫矩之道不過所惡於上毋
以使下云曰所不欲曰所惡指人之常情不堪受者
耳以己繫之人則理明孟子對齊王好貨好色曰
與百姓同之非權辭也好貨好色欲也與百姓同之即理
也後儒以理欲相對寔雜老氏無欲之說其視理欲也

僅、為邪正之別其言存理也又僅、為敬肆之別
不知必敬必正而理猶未得其言、欲所蔽僅、以為
無欲則無蔽不知欲也者相生養之道也能視人猶己
則忠以己推之則恕憂樂於人則仁出於正不出於邪
則義恭敬不侮慢則禮無差謬則智曰忠恕曰仁
義禮智豈有他哉在常人為欲在君子皆成懿德
使去欲而後一於理是古賢人聖人體民之情遂民
之欲皆非也況欲之失為私不為敬自以為得理而所
執之理寔謬乃蔽而不明聖人而下罕能無蔽有蔽之

深者有蔽之淺者自謂蔽而不明者有幾問其人曰聖
矣乎必不敢任而譏其失理必怒於是盡人不知己蔽
也昔人異於今人一啟口而曰理似今人勝昔人吾謂昔人
之勝今人正在此蓋昔人斥之為意見今人以不出於私
即謂之理由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矣聊舉一字
言之關乎德行行事匪小僕自上年三月初獲足疾至
今不能出戶又目力大損今夏纂脩事似可畢定於七八
月間乞假南旋就醫視一書院糊口不復出矣竭數年
之力勒成一書明孔孟之道餘力整其從前所訂於字
學經學者四庫全書例子現在人撰述不錄僕之考

工記圖屈原賦注已年江南巡撫曾取以進館中依例
去之今大著亦不得抄入前歲十月寄謝姓信閏十月
又一信皆收到有寫本音均表兩部此兩信內言七
月寄吳廷芳銀信其人與信皆未見及問之按捐
者云仍分發川省矣上年春作札詳論韻事寄
龔公處并寄聲韻考一本此信竟浮沉今將存
稿者附寄餘所言不復記憶矣比時以大著未刻
有所商處今既刻成應撰序茲兼寄上又上年冬
舍姪朝恩赴川省守備任寄水經注一部經典釋文

一部天圖兩張音均表原底一本想春夏之交乃
得到割圖記考王記圖皆未有其九章算經俟今
人抄出並俟後寄順候
迹社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友生戴震頓首 正月十四日

去冬寄提標中營舍姪書今年二月廿日
始自杭赴任想亦送到矣茲有信希轉寄
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于秋初乞假
南旋寔是不復出也擬卜居江寧俟居定當開
明以便音問相通吾
兄尚未得實地而素性方正則難與俗諧然
君子斷乎主于中者先求不失己有急退

無急進也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
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
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
作頃未得人抄寄茲附致五經算術一部其
九章算術尚未印出順候
迓社馳溯不宣上

若膺賢弟足下

震頓首 四月廿四日